

卡西與他們

連國小老師都會拿來跟學生抬槓：「老五把瓦斯店頂給了外地人陳卡西。」

▲ 卡西

卡西剛來的時候，在員山非常有名。這裡地小，住商又集中，街坊鄰居多半認識，誰是外地人沒幾天就傳開了。

卡西的母親本是員山人，嫁到臺中後極少回去，生了卡西變得非常不能坐車。記得有一次，他們全家都開到了臺北，差沒幾步路就要到宜蘭，結果卡西的母親沿著九彎十八拐吐個沒停，吐到父親不得不原路拐回臺北，找最近的醫院掛點滴。自然而然地，隨著外公外婆過世，卡西一家幾乎不回宜蘭了。

他對宜蘭沒有什麼記憶，唯一念茲在茲是母親從小說到大的，關於員山的水有多好多天然：「人家說員山出美女，美女都是好水養出來的。」不知道為什麼，卡西就只記得這句話。於是在二十三歲單車環島旅行那年，經過宜蘭便刻意繞進來，他不正不經地想——「只要連續看見三個美女，我就住下。」

他此刻無牽無掛，交往多年的女友，不久前才因懷孕而提分手。記得那天，對方是這麼開頭的：「其實我不知道這孩子到底是我老公的，還是你的。」卡西聽到時冷汗狂流，深怕對方會離婚叫自己負責。幸好最後他只付了當天的咖啡錢，女友非常乾脆地選了她的丈夫。

卡西在五專畢業前就開始工作，每天上下班皆以腳踏車代步，吃住都跟著家裡，幾乎沒什麼休閒嗜好，也找不到花錢的理由，下班去打點零工，不消五年便存到一百萬。一心夢想騎單車環島，遲遲未成，就是因為這個女朋友。

她是卡西的國中同學，是他獻出第一次，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女人。畢業幾年後在同學會久別重逢，他們就一直沒斷過聯繫。雖然如此，對卡西來說，性慾這種東西是沒有的，比較像是每週固定的「上課時間」，之所以定期做愛，也是從女友結婚以後才開始的。

那年他們都二十歲，女友冷不防說出要和相親對象結婚的消息，卡西衣服正脫到一半。

「難道，你一點都不會嫉妒嗎？」對方裹在棉被裡問。卡西心想：「嫉妒？」然後斜著頭思考了一陣。這一陣停頓，被女友誤會成默認，搞得她心花怒放，覺得自己是被兩個男人占有的女人，那天下午更加賣力。完事穿衣服的時候對卡西說：「下週，也要準時唷。」就從這句話開始，卡西忽然想不起自己是為什麼喜歡這個人了。

終於沒有下週了，不需要準時了。卡西在分手隔天，立刻將那輛騎了五年的腳踏車更換零件與坐墊，再花半個月的時間把手上的工作交代完。他無明確的旅行計畫，只想在天氣更涼爽的日子出發，卻被突如其來的大地震給打亂了步伐。

是夜，卡西從床上摔了一跤，起初還以為是睡到昏頭，否則怎麼整個世界都在搖晃？腦袋尚未清楚，忽然一股動物性直覺讓他奔至房外，大叫父母，將兩人強拉出門，這才確定——不是幻覺，整個世界確實在晃動著。街道上聚集著人群，有些眼神迷惑，彷彿確信這只是一場尚未甦醒的噩夢。

他與父母就這樣在屋外站了一整夜，斷斷續續的餘震讓他們感覺自己像一條

魚，被趕路的人捧在魚缸裡。

待天色澈底轉亮，大夥畏怯地回家確認受災狀況，卡西走到車庫時，發現父親的車子被置物鐵架狠狠撞傷，車頂凹了個大洞，卻也這麼剛好，在置物架與車子的三角空隙中，他的腳踏車毫髮無傷地立著。當下卡西感覺到一股電流直竄腦門，在父母仍搜尋家中是否有更多傷害時，他已把行囊收好，背上身，對他們說：「我今天出發。」隨後，好像自己也不大確定似地，他又重複了幾次：「今天。就是今天。」

卡西不是為了安穩，是為了經歷。他沒辦法相信自己待在原地能看見更多。於是，在騎行途中，哪裡需要勞力，他便停在哪裡。那幾日，大夥不分地域，不問姓名，任何人只要大喊：「這裡！」，就會有人上前支援。又，卡西因年輕的體態、壯遊的打扮（黝黑，背包，腳踏車與亂髮），常有店家請他吃飯或住宿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就這樣，花了近兩個月才騎到宜蘭。

彼時已十一月，相對其他縣市，受災情波及較小的宜蘭，震後的傷口很淡很

淡，街景祥和且靜謐，騎經河堤，甚至還能看見人影三三兩兩的蹲在岸邊，拿著木棍拍打衣服，那一聲咚咚咚的洗衣聲，幾乎就是全部的聲音了，剩下就是卡西的腳踏車齒輪轉動。

宜蘭安靜的午後讓他覺得自己過分嘈雜，亦使他發現連續兩個月苦忙的遊歷，原來已經非常疲憊，而此地平靜悠閒的步調，慢得他幾乎沒有力氣再踩著腳踏車往前了。本想隨意吃個中餐，就搭上火車結束這次的半島遊程，「除非連續看見三個美女，」他不正不經地想：「如果真像媽媽說的一樣，我就留下來。」

最終，讓卡西留在員山的原因並非他真的遇見了誰，而是員山當地的米粉。媽媽明明是在地人，可是一次也沒說過員山的魚丸米粉這麼好吃，不光是魚丸，還有粗米粉！配上吸飽湯汁的油豆腐，初嚐新爽，再嚐濃郁，他一連吃了三家，每一家都吃乾喝淨、碗盤空空，當下便決心要定居在此。

至於當地人嘛，對這位能夠清楚區分「臺北圓山」與「宜蘭員山」的大男孩備感親切，卡西隨意在加油站找了份工作，再用每月三千元的租金租下一層三房

兩廳的公寓（即便過去二十幾年都吃住家裡，他還是知道這租金便宜得有點過分了）。外頭依山傍水，他吃遍員山的小吃大食後，就轉往其他地方尋找好吃的。過去二十幾年的歲月，伙食全是母親負責，而騎單車的這兩個月，則是有什麼吃什麼，大多不講究，他從來不知道外面有這麼多選擇。

在加油站工作的第二週，卡西注意到有位開著發財車的大叔，連續幾天都停在對面的牛排館，直勾勾地看著自己。到了第八天，大叔終於把車開進來，卡西知道他絕對不是來加油的，也知道他大概是來找自己的。

「你真的叫卡西？這是本名嗎？」大叔劈頭就問。

卡西點點頭。

「你是混血兒嗎？」

卡西搖搖頭。

「那是原住民嗎？」

卡西說不是。

大叔又說：「體格很好，平常有在練嗎？」卡西不再理會，轉頭去替一輛轎車加油。大叔也沒吭聲，一直在旁邊等，大概一個小時後才怯生生地又靠近他，問：「我聽說你有一點積蓄……」

不知道是聽誰說的，大概是房東？或者是米粉店的老闆娘，也有可能是加油站的頭家。總之卡西不到二十五歲存款破百萬，還是單靠各式打工所積攢下來，這種在二十一世紀簡直可以上新聞頭版的事，已經大街小巷都知道了，而他此刻竟還願意窩在一方小小的加油站賺最低薪資？大家都誇卡西是好青年。可是從來沒有人敢當面問其所以，因為無論是北部還是南部，比起在人前說話，大家更喜歡在背後祕密似地說長道短。

卡西以為大叔要借錢，正想著自己該拿什麼藉口搪塞，又聽他問：「你這樣一天到晚給人家請，能成什麼大事？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當頭家？」

沒有啊。卡西心想。

結果沒隔幾週，卡西就成為整個員山最出名的年輕人。

沒人知道那晚大叔和他說了什麼，連卡西的房東也一臉納悶地和旁人說：「他突然打給我說要解約，我問他這樣要住那裡？他說『店裡』，沒有聽錯，這小子有一家店了！」

卡西幾乎將存款全部匯給大叔，只留了一些零頭。此事很快傳遍整個員山鄉，連國小老師都會拿來跟學生抬槓：「老五把瓦斯店頂給了外地人陳卡西。」

早上到柑仔店買雞蛋的阿桑，遇到鄰居閒聊時也會打聽：「你說多少錢？」

「兩百萬？全部？現金呀？」

「我看不只，他自己一個人生活，什麼錢也沒花，這幾個月肯定又存了不少。」

「不管怎麼樣那家店都……」

「就是說！前一家店只用一百跟老五談，還嫌貴咧。」

有一個愛到廟口串門子的阿姨更是樂此不疲，每天清晨拿水果到廟宇供奉，逢人就說：「都要世界末日了，還有這種癡仔喲。」是年為一九九九，相傳的世界末日就要發生，就連員山這個小小的鄉里也時常流傳些神祕兮兮、怪力亂神的話。

十二月三十一號那天，員山街道安靜的不得了，所有人都窩在家裡看電視（相傳如果電視突然一片黑，就是末日前兆）。卡西開著老五給他的瓦斯車在員山繞繞，心裡有幾分竊喜，還好當初學的是手排車，此刻無痛上手。

他從山邊一路開到市中心，心想這個鄉里很有趣，從地圖看起來也不小，但眾人卻說好似地全往同一個地方塞，彼此捱得很緊，所以一旦離開市中心，員山彷彿無人的洞穴，若看見一頭豬或者一群鴨子過馬路，也不會讓人吃驚。

深夜，他把車停在離瓦斯店不遠處，熄火之前瞄了一眼時間：00:09，離世界末日正式過了九分鐘。卡西突然想起一件事：今天是他生日。現在是西元兩千年，一月一號，他滿二十四歲的第一天。四周人聲全無，只有路燈是亮的，忽然有一種非常輕、非常薄的寂寞浮上，不是因為生日的緣故，他從不過生日的，只是離家這麼久，他頭一次想家，於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進店裡用市話打回家，他知道爸媽都還沒睡。

爸爸立刻接了電話，喂了一聲後就朝旁邊大喊：「是卡西呀！」媽媽搶過電

話唏哩呼嚕說了一大串，卡西只簡單交代自己在員山住下來了。媽媽倒是一點兒也不吃驚，只說：「那下次回家帶幾包魚丸吧？過年總是要回來的吧？」果然嘛，宜蘭出生的孩子怎麼可能不知道員山的魚丸？卡西有點氣媽媽沒早點告訴自己，連說了幾聲好，隨即又補充：「只是我工作很忙。」

「連工作都找到了呀？」

卡西說：「對。」

媽媽了解兒子的個性，他沒主動說，自己也不打算主動問，掛電話之前，卡西才告訴媽媽他頂下了一家瓦斯店。

「什麼？你說頂下什麼？」爸爸大聲問。電話是開擴音的，爸爸聽起來像是從遠遠的地方跑過來，語氣慌張。

「瓦斯店。」卡西說。

接下來有整整五分鐘，隔著電話，他幾乎看得見父母在那頭笑到流眼淚的模樣。

「這孩子……」媽媽是在跟爸爸說話，一面笑一面擠出句子：「這孩子說他頂下一家瓦斯店。」他聽到爸爸笑到像把桌子踢歪，對媽媽說：「我就知道、我就知道，誰沒事環島要帶著存摺印章？」兩人一搭一唱，最後對著話筒說：「那

你好好保重呀，生意忙就別回家了。」正準備要掛電話，媽媽又搶著問：「對了，你那瓦斯店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五行瓦斯。」卡西說。

「好俗。」

「不是我取的，是之前的老闆的店名。」

「拜託，你有沒有一點志氣，」爸爸把話筒搶過來接著說：「人家店都頂給你了，不能換個響亮點的名字嗎？」

「像是什麼？」卡西問。

「我哪知道。」爸爸說。

「叫『卡西瓦斯』都比什麼六行七行的有意思。」媽媽說。

他們不等卡西接話，又是一陣亂笑，電話便給突兀地掛上了。

卡西低頭看著自己黑黑的手指，是這幾週老五交接工作時留下來的，他日日學開發票、進廠灌瓦斯、替瓦斯重新上漆、安裝熱水器管線……。老五的店面小得不像話，生意談不上忙碌，但也沒閒下來過。

正式接店付尾款的那天，五行瓦斯掛上去沒幾年的招牌被拆了下來，換上「卡西瓦斯」藍底白字的牌子，還是Q版字體，像是卡通人物那樣，顯得更加引人注目。

也是在同一天，老五帶著妻小，邀請卡西到宜蘭市的「順順鵝肉」，點了一整桌菜。拍著他的肩膀說：「吃了這餐，從今以後，你就是貨真價實的宜蘭人了！」

▲王子健

王子健原先很討厭自己的名字，學生時期同學改考卷的時候，總是喜歡把最後一個名字擦掉，改成王子「賤」。特別愛拿名字開玩笑的幾個人，打了兩次架以後成為患難之交。他們全都只有國中學歷，現已年屆知命，包含王子健在內一共六個人，一個在二十歲時出車禍走了、一個因為出櫃為同志（在那個年代，同志是什麼誰也沒聽過），漸漸和大家疏遠，剩下四個人全都娶妻生子，互相在對